

· 调查报告与分析 ·

应对方式在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



范北方¹, 何倩¹, 朱闵敏¹, 谢博¹, 程璐¹, 陈颜¹, 郭蓝², 李泽辉¹

【摘要】目的 探讨应对方式在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于2018年7—9月, 随机抽取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1所企业, 并对该企业中所有≥18岁的非深户籍务工人员777人, 采用自制量表、社会支持量表(SRSS)等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南山区外来务工人员可能有中度及以上抑郁人数43(5.5%); 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焦虑的人数21(2.7%) ULS-6平均得分为(9.5±3.6)分。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 社会支持对负性情绪水平发挥直接影响($\beta = -0.51, P < 0.001$), 社会支持对消极应对方式发挥直接影响($\beta = -0.11, P = 0.023$), 消极应对方式对负性情绪水平发挥直接影响($\beta = 0.30, P < 0.001$)。Bootstrap法验证了消极应对方式在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间有中介效应。**结论** 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水平通过应对方式影响负性情绪。

【关键词】 应对方式; 社会支持; 负性情绪; 外来务工

中图分类号: R 39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0580(2019)05-0636-05 DOI: 10.11847/zgggws1122533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yle on association of social support with negative emotion among migrant workers

FAN Bei-fang*, HE Qian, ZHU Min-min, et al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Nanshan District Center for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5180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yle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emotion among migrant workers. **Methods** We conducted a survey in a enterprise in Shenzhe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July to September 2018; all the enterprise's employees ($n = 777$) withou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 Shenzhen city were asked to complet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RSS),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neliness Scale-6 (ULS-6), and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Results** Of the participants, 43 (5.5%) were assessed as having moderate or severe depression and 21 (2.7%) as having moderate or severe anxiety; the mean ULS-6 score of the participants was 9.5 ± 3.6 . The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dicated that social suppor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both negative emotion ($\beta = -0.51, P < 0.001$)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 ($\beta = -0.11, P = 0.023$); while negative coping style has a direct impact on negative emotion level ($\beta = 0.30, P < 0.001$). Bootstrap analysis revealed a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emotion among the participants. **Conclus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ffects negative emotion through coping style among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coping style; social support; negative emotion; migrant worker

广东省深圳市是典型的移民城市, 据估计, 目前外来务工人员占总人口的82.2%。外来务工人员由于远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支持系统, 面临工作时长、压力大、倒班工作等问题, 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1-4]。然而, 目前关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的研究多集中于学生、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群体^[5-6], 在外来务工人员中的研究并不多。因此, 本研究于2018年7—9月, 随机抽取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1所安保公司, 共777名非深圳户籍外来务工人员为调查对象, 通过调查了解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联系, 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及危机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7—9月, 随机抽取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1所安保公司, 对抽中的公司中的所有符合纳入标准的在岗人员进行调查。纳入标准: ≥18岁、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且能在规定时间完成调查问卷、目前在岗、非深户籍者。共调查800名外来务工人员, 回收有效问卷777份, 有效问卷率97.1%。其中男性749人(96.4%), 女性28人(3.6%), 18~29岁135人(17.4%), 30~39岁163人(21.0%), 40~49岁351人(45.2%), ≥50岁128人(16.5%), 平均年龄 40.8 ± 9.9 岁。婚姻状况为已婚者543人(69.9%), 未婚(包括离异或丧偶)者234人(30.1%)。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761128030)

作者单位: 1. 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精神卫生科, 深圳 518000; 2.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研室

作者简介: 范北方(1971-), 男, 广东深圳人, 副主任医师, 本科, 研究方向: 精神卫生。(何倩为本文并列第一作者)

数字出版日期: 2019-03-15 11:42

数字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234.R.20190315.1142.006.html>

1.2 方法

1.2.1 自编量表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来深工作年限、居住方式等。

1.2.2 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RSS)^[7] 由肖水源^[7]编制,用于测量个体的社会支持情况。包括10个条目,涉及主、客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客观社会支持得分:条目2、6、7评分相加;主观社会支持得分:条目1、3、4、5评分相加;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条目8、9、10评分相加。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8。

1.2.3 简明应对方式(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8] 用于评估个体采取的倾向性的应对方式,包括20个条目,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得分范围0~36分,消极应对维度由13~20组成,得分范围0~24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4。

1.2.4 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9] 用于评估过去2周抑郁症状的发生频率,共9个条目,得分范围0~27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

1.2.5 广泛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7)^[10] 用于评估过去2周焦虑症状的发生频率,共7个条目,得分范围0~21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

1.2.6 孤独感量表简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neliness Scale-6, ULS-6)^[11] 共6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别表示出现的各种感受的频度,得分范围6~24分,分数越高孤独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3。

1.2.7 调查方法 调查时间为2018年7—9月,取得调查单位配合后,采用匿名、自填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统一发放问卷,现场填写,填写完成后由质控员检查有无漏缺项,统一回收。所有调查对象签署纸质版知情同意书。

1.2.8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 采用Bootstrap程序检验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间的中介作用,以负性情绪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以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设置Bootstrap自抽样次数为2000次。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双录入调查结果。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和AMO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 $(\bar{x} \pm s)$ 表示,采用 t 检验或 F 检验进行组间均数比较,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定性资料采用 χ^2 检验;相关系数的估计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检验,模型拟合采用最大似然法,直接、间接和总效应的95%CI

采用2000次抽样的Bootstrap分析。双侧检验水准 $\alpha = 0.05$ 。

2 结果

2.1 心理健康量表得分情况 PHQ-9抑郁筛查量表没有抑郁、可能有轻度抑郁、可能有中度及以上抑郁人数分别为611(78.6%)、123(15.8%)、43(5.5%)。GAD-7焦虑筛查量表没有焦虑、可能有轻度焦虑、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焦虑的人数分别为667人(85.8%)、89人(11.5%)和21人(2.7%), ULS-6平均得分为 (9.5 ± 3.6) 分。

2.2 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情况(表1) 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情况外来务工人员主观支持平均得分高于全国常模,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低于全国常模^[12]。积极应对方式平均得分为 (21.6 ± 7.7) 分,消极应对方式平均得分为 (7.6 ± 4.3) 分,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得分均高于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表1 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全国常模比较($\bar{x} \pm s$)

社会支持维度	外来务工人员 ($n = 777$)	全国常模 ^[12] ($n = 307$)	t 值	P 值
主观支持	24.4 ± 5.5	23.8 ± 4.8	1.675	0.047
客观支持	8.2 ± 3.1	12.7 ± 2.5	-22.684	<0.001
支持的利用度	7.8 ± 2.1	9.4 ± 0.7	-10.842	<0.001

2.3 不同特征心理健康状况量表得分情况(表2) 不同特征心理健康状况量表得分情况不同年龄分组可能有轻度及中度抑郁的比例不同,年龄18~29岁组可能有轻度或中度以上抑郁(焦虑)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8.1%和11.1%(18.5%和5.2%),高于其他年龄组($P < 0.001$)工作 ≤ 5 年可能有抑郁(焦虑)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8.2%(1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同时,这两个亚组孤独感的得分较高,分别为 (10.3 ± 3.7) 分($P = 0.009$)和 (10.0 ± 3.8) 分($P = 0.001$)。

2.4 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等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表3)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各个表格之间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各个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r = -0.014 \sim 0.713$ ($P < 0.01$)。但积极应对方式与GAD-7之间相关关系无统计学意义,消极应对方式与客观支持之间相关关系无统计学意义。

2.5 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结构方程模型

2.5.1 模型构建(图1) 模型构建基于文献研究,以及本研究数据的相关分析结果,构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负性情绪关系的理论模型。利用PHQ-9、GAD-7、USL-6量表构造潜变量“负性情绪”,利用社会支持量表3个维度作为测量变量构造潜变量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中“消极应对方式”维度作为显变量,分别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因子负荷越大提示该测量维度能有效反应潜变量。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模型估计,根据节俭原则和模型的最小卡

方值 (minimum chi-square value, CMIN) 等评价指标选择最佳模型,删除积极应对方式显变量,显变量消极应对方式直接作用于社会支持,标准化路径图见图 1。

表 2 不同人口学特征抑郁、焦虑、孤独情况

变量名	无抑郁		可能有轻度抑郁		可能有中度及以上抑郁		P 值	无焦虑		可能有轻度焦虑		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焦虑		P 值	孤独得分 (x̄ ± s)	P 值
	n	%	n	%	n	%		n	%	n	%	n	%			
年龄分组(岁)							0.001 ^a							0.013 ^a		0.009
18~29	82	60.7	38	28.1	15	11.1		103	76.3	25	18.5	7	5.2		10.3 ± 3.7	
30~39	126	77.3	29	17.8	8	4.9		141	86.5	18	11.0	4	2.5		9.7 ± 3.8	
40~49	293	83.5	41	11.7	17	4.8		308	87.7	33	9.4	10	2.8		9.3 ± 3.5	
≥50	110	85.9	15	11.7	3	2.3		115	89.8	13	10.2	0	0.0		9.1 ± 3.2	
受教育程度							0.103							0.148		0.546
初中及以下	352	81.1	58	13.4	24	5.5		378	87.1	42	9.7	14	3.2		9.4 ± 3.6	
高中及以上	259	75.5	65	19.0	19	5.5		289	84.3	47	13.7	7	2.0		9.6 ± 3.6	
工作年限(年)							0.001 ^a							0.006 ^a		0.001
≤5	249	71.8	67	19.3	31	8.9		280	80.7	54	15.6	13	3.7		10.0 ± 3.8	
6~10	142	83.5	24	14.1	4	2.4		150	88.2	17	10.0	3	1.8		9.6 ± 3.5	
>10	220	84.6	32	12.3	8	3.1		237	91.2	18	6.9	5	1.9		8.8 ± 3.2	
居住状况							0.049							0.026 ^a		0.014
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	146	84.4	17	9.8	10	5.8		159	91.9	10	5.8	4	2.3		9.0 ± 3.6	
与家属或其他人居住	465	77.0	106	17.5	33	5.5		508	84.1	79	13.1	17	2.8		9.7 ± 3.2	
婚姻状况							0.001							0.004		0.001
未婚 ^b	165	70.5	48	20.5	21	9.0		186	79.5	39	16.7	9	3.8		10.3 ± 3.8	
已婚	446	82.1	75	13.8	22	4.1		481	88.6	50	9.2	12	2.2		9.2 ± 3.4	

注: a 采用确切概率法, b 包括离异与丧偶。

表 3 负性情绪、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各量表得分及各变量相关分析(r)

	PHQ-9	GAD-7	ULS-6	积极应对方式	消极应对方式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的利用率
PHQ-9		0.713	0.526	-0.094	0.234	-0.280	-0.111	-0.246
GAD-7			0.534	-0.081	0.244	-0.203	-0.091	-0.210
ULS-6				-0.138	0.261	-0.314	-0.192	-0.227
积极应对方式	-0.075	-0.060 ^a	-0.128			0.240	0.344	0.315
消极应对方式	0.231	0.248	0.255			-0.122	-0.014 ^a	-0.058
主观支持							0.296	0.422
客观支持								0.301

注: a 相关系数没有统计学意义, 其他未标注相关系数皆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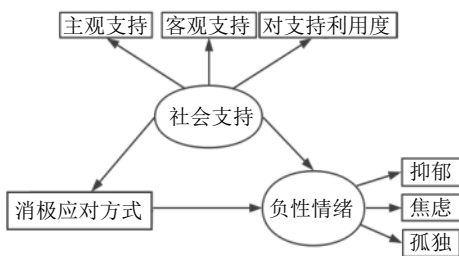


图 1 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2.5.2 模型拟合指标标准及评价(表 4) 模型拟合指标标准及评价模型适配度的检验主要采用 χ^2/df 、良适性适配指标 (goodness-of-fit index, GFI)、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规准适配指数 (normed fit index, NFI)、非规准适配指数 (Tucker-Lewis Index, TLI)、比较适配指数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简约适配度指数 (parsimonious comparative fit index, PCFI) 进行模型拟合检验。根据修正指数进行调整, 将误差性 e1、e2、e3、e8、e9 设为相关, 得到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根据路径系数大小说明各个因素的作用效果。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χ^2/df	GFI	AGFI	CFI	NFI	RMSEA
评价标准	< 5.00	> 0.90	> 0.90	> 0.90	> 0.90	< 0.08
未修正模型	4.51	0.975	0.944	0.955	0.944	0.071
新模型	2.62	0.991	0.971	0.986	0.978	0.048

2.5.3 构建最终模型(图1) 构建最终模型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因素后,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负性情绪水平发挥直接影响($\beta = -0.51, P < 0.001$),社会支持对消极应对方式发挥直接影响($\beta = -0.11, P = 0.023$),消极应对方式对负性情绪水平发挥直接影响($\beta = 0.30, P < 0.001$)。

2.5.4 中介效应分析(表5) 中介效应分析根据结

构方程模型判断在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间,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路径存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消极应对方式中介效应显著($Z = 4.267, P < 0.001$),模型假设成立,即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预测负性情绪,还可以通过消极应对影响个体负性情绪。经检验消极应对在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表5 外来务工人员消极应对方式对负性情绪影响的中介效应验证

变量	效应	点估计值	系数乘积		Bias-Corrected 95 % CI	Percentile 95 % CI
			S 值	Z 值		
负性情绪←社会支持	总效应	-0.378	0.051	7.412	-0.492~-0.287	-0.487~-0.285
负性情绪←社会支持	间接效应	-0.064	0.015	4.267	-0.078~-0.033	-0.075~-0.039
负性情绪←社会支持	直接效应	-0.314	0.052	6.807	-0.468~-0.263	-0.465~-0.261

3 讨论

本研究对777名南山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显示,深圳市南山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观支持得分高于全国常模,客观支持得分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低于全国常模^[12]。外来务工人员中可能有中度及以上抑郁的比例为5.5%,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焦虑的比例为2.7%,低于其他关于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研究结果^[13],但孤独感得分高于其他人群的研究^[14]。深圳市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具有良好的包容性,政府对心理健康关注程度较高,2004年将心理卫生纳入公共卫生体系、2005年启动“心理卫生进社区”项目、2009年启动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指导项目等,有利于改善外来务工人员负性情绪水平,促进心理健康^[15]。但由于务工人员背井离乡进城务工,远离熟悉的环境与社交圈,加上本调查显示在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客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率较低,可能在处理各方面事务时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因而引起孤独等负面情绪体验^[16-19]。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是务工人员消极应对方式的负向预测因素。社会支持低的个体消极应对方式得分较高,个体更倾向逃避、幻想与自责等应对策略^[20]。而社会支持高的个体,容易引发乐观的情绪倾向,个体对挑战与挫折的适应性促使个体偏向采取求助、解决问题等积极应对特征^[21]。因此,政府及企业需建立完善、便利的客观支持,提高对支持的利用度,进而引导外来务工人员建立适合自身的特质应对方式,改善负面情绪体验,进而提高心理健康。

本研究结果与李莎莎等^[22]研究一致,即应对方式在应激反应中起缓冲作用,其与适应性结果关系密切,将直接预测个体的负性情绪水平。有研究表明,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激事件及负性情绪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对是否影响个体负性情绪体验还受

到个体认知评价的影响^[23]。因此,心理健康促进者在制定改善外来务工人员负性情绪、促进心理健康的健康干预策略时应分析外来务工人员的习惯化应对方式与负性情绪的关系,结合应对特质,进行针对性的个体认知干预,降低消极应对的负性作用。

应对方式在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水平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劳务工社会支持对负性情绪影响的部分效应是通过消极应对共同作用。有学者认为应对方式是个体在处理来自内部或外部的超过自身资源负担的生活事件时所做出的认知和行为努力^[24]。研究表明,在同一应激环境下,应对策略的差异将产生不同的心理体验,直接影响个体的负性情绪^[25]。因此,强调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现状与个体心理反应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同时,应进一步关注个体采取应对策略的健康效应,从而综合评估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26]。鼓励务工人员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应对因缺少客观社会支持、支持利用度较低而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常采用消极应对的务工人员,在开展改善负性情绪、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或危机干预时,应首先评估消极应对策略对健康效应的效果,加强沟通,引导其了解目前自身在应对问题或压力时采取的是消极的应对方式,告知其消极应对策略在处理生活问题或面临压力时的危害。最终促进外来务工人员能够自我觉察自身采用应对策略的有效性,从而改变不良应对习惯,以应对因暂时缺少客观社会支持、对支持利用较低而引起的负性情绪体验。

参考文献

- [1] 曹唯一.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研究[D]. 2017.
- [2] 申洋, 蒋莹, 娜荷芽, 等. 中国四城市部分职业人群职业紧张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8, 34(2): 199-203.
- [3] 郑磊, 许贤, 刘德坚. 深圳市“80后”外来劳务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J]. 中国卫生统计, 2013, 30(4): 589-591.

- [4] 郑磊, 罗碧青, 刘德坚, 等. 深圳市宝安区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 华南预防医学, 2011(5): 30-33.
- [5] 王勇. 广西民族地区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分析[J]. 中国健康教育, 2016, 32(6): 506-509.
- [6] 王剑, 徐锦江, 王星歌. 空巢老人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之间关系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 2017, 44(19): 119-123.
- [7] 肖水源.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1994(2): 98-100.
- [8] 解亚宁.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8(2): 114-115.
- [9] Kroenke K, Spitzer RL, Williams JB. The PHQ-9: validity of a brief depression severity measure[J].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01, 16(9): 606-613.
- [10] 曲姗, 胜利. 广泛性焦虑量表在综合医院心理科门诊筛查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诊断试验[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5, 29(12): 939-944.
- [11] 周亮, 黎芝, 胡宓, 等. ULS-8 孤独感量表信效度检验及其应用[J].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2, 37(11): 1124-1128.
- [12]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测量手册[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235-237.
- [13] 丁军, 周志坚, 刘铁榜, 等. 深圳某企业外来务工人员抑郁焦虑情绪及自杀风险调查[J]. *中华精神科杂志*, 2013, 46(2): 85-88.
- [14] 王伟平. 社区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2017.
- [15] 王月云, 韩成义, 俞文兰, 等. 某市外来务工女性心理健康状况分析[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18(2): 110-114.
- [16] Zou Y, Leung R, Lin S, et al. Attitudes towards suicid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a population 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J]. *BMC Psychiatry*, 2016, 16(1): 162.
- [17] 刘家僖, 蔡太生, 谢爱. 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人际不信任的中介效应[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7, 25(3): 321-324.
- [18] Ramírez L, Palacios-Espinosa X. Stereotypes about old age, social support, aging anxiety and evaluations of one's own health[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16, 72(1): 47-68.
- [19] Elham D, Gholamhossein A.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under hemodialysis[J]. *Electronic Physician*, 2016, 8(3): 2144-2149.
- [20] Aarón SR, Manrique Espinoza B, Acostacastillo I, et al. Validation of a cutoff for the Depression Scale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Brief Version (CESD-7)[J]. *Salud P ublica De Mexico*, 2013, 55(3): 267.
- [21] 陈卓, 杨秀贤, 邱晓慧, 等. 应对方式对社区居民应激感觉与焦虑调节效应[J]. *中国公共卫生*, 2016, 32(6): 825-827.
- [22] 李莎莎, 叶旭春, 王丽娜, 等. 应对方式在农村独居老人孤独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J]. *现代预防医学*, 2018(14): 2592-2595.
- [23] 张丽, 薛朝霞, 王运红, 等. 农村特岗教师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应对效能的中介效应[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6, 24(6): 830-833.
- [24] 张晓茹, 杨宗莉. 四川高职贫困大学生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J]. *中国学校卫生*, 2018(1): 130-132.
- [25] 陈素坤, 周英. 临床护理心理学教程[M]. 2007.
- [26] 虞安写. 贵州农村留守老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现状调查[J]. *中国老年学*, 2016, 36(5): 1190-1192.

收稿日期: 2018-12-25

(吴少慧编校)